

江野

先

生

活

錄





文簡先生語錄序



文簡先生集流行域中亦既哀矣讀其書者曰大儒也醇儒也橫渠之後先生中興顧集中有語錄數卷同志仲好氏擇而缺之以傳其心蓋曰世之學者凌高厲空志非不遠言譎斐



然非不腴聞然索其實履與言頗不  
相符契為吾道蝨賊不小吾夫子揭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旨何諄  
摯也夫跬步未發而謾言神聖是白  
日而羽化也予弗敢信寧使學者履  
繩蹈矩之縮縮有循雖則沿河實不

泛駕若先生慥慥皜皜其言彰彰如  
是真吾道金湯且語中大言小言顯  
言微言天地鬼神身心性命之奧亦  
既備矣道在通而求諸遠非適此而  
南轅哉此仲好氏刻以公來學而欲  
鄒子弁一言以告邦人士意也憶先生



與吾宗文莊公俱以文魁天下以言  
事謫州倅同為留都郎署同比屋而  
居顧兩人各斷斷自信文莊公受學  
新建守師說不變先生稟濂洛旨繩  
檢自如席間辨論有差而意色自如  
退而各相服也今士林譚兩先生有  
不興起者乎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  
神乎言先者在又讀先生集者所當  
知也

萬曆戊午仲春吉水後學鄒元標爾

瞻父頓首拜撰





吕文簡語錄序

余嘗讀吕文簡先生集有外篇有内  
 篇籍記内篇語會心者凡數十則曰  
 求安莫如治病求善莫如治過曰罪  
 莫大於妨賢惡莫極於非聖曰寡言  
 則行力寡動則靜深寡交則業專寡



欲則理明多學則德積多思則幾研  
多就吉人則為之易曰交友當取其  
直責善當巽其語曰知有三要無私  
無惑無自狹曰近思為先小心為要  
致虛為本曰虚心可以治克為己可  
以治伐知命可以治然明理可以治  
欲究在求仁其所最實力者明學術  
攻異端曰釋之寂滅老之清淨唯恐  
仙佛不成意則誠矣而無格致之功  
格物者萬物皆備于我之物也念所  
起身所動事所接立則參前與則倚  
衡為飛魚躍安往不在三千三百之



禮克己復禮之禮一也曾子篤實動  
皆守禮如禮所問夫子論孝諸篇隨  
事精察而日有得孔子目授以一貫  
無曾子之學而槩語之是誣也不怨  
天不尤人下學上達方為盡性至命  
謂不理會而知是明心見性之說也  
不理會何由得知象山論心不論性  
以六經為註脚所見亦高明未能行  
耳謂知而行是也謂知即行非也所  
以正不學頓悟之失也曰事事物物  
必窮盡何時而已就身心所至事物  
所至者格之而自熟精義致用安身



崇德專治內專治外者偏伏羲仰觀  
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必近取諸  
身孔子博學于文必約之以禮多識  
前言往行必畜其德多聞多見必言  
行寡尤悔君子以朋友講習習者行  
也所以正俗學無用之失也曰周南

召南皆婦人事君子之道造端夫婦  
所見所行不從此出則道不行于妻  
子而父母不能順乾坤大矣孔子比  
之闔戶闔戶理最易簡中庸惟易簡  
故不可能不霄無告不廢困窮惠鮮  
鰥寡見冕者瞽者過趨坐作無二心



自至公至仁得之純亦不已如是舜  
欲並生哉故好問好察舍己從人求  
萬物各得其所顏子以能問不能以  
多問寡未達一間故可共用舍行藏  
斟酌四代禮樂橫渠以禮為教儀文  
度數收人放心所以正異學好高之  
失也曰不戒慎不睹不恐懼不聞而  
欲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鮮矣金車  
百萬之衆科名烜赫之榮文繡宮室  
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時  
白刃顛沛之際耄耋昏倦之日皆如  
獨坐非一獨坐便可了也何思何慮



感而遂通惡與物接死其心矣華嚴  
經不如良卦吾儒之良皆實理華嚴  
之良人相已相皆空朱子云心不妄  
動即靜所以正禪學無根之失也曰  
大學有一定之矩論語因人而施四  
子書不必盡同未可執一韓退之原  
道不及格物致知孟子天下國家之  
本在身不及心意張子厚太初所謂  
道不及中意自有互見者未嘗一一  
取聖賢語盡述也所以正講學聚訟  
之失也曰中有定理時無定位始學  
而遽欲學中庸胡廣也內方外圓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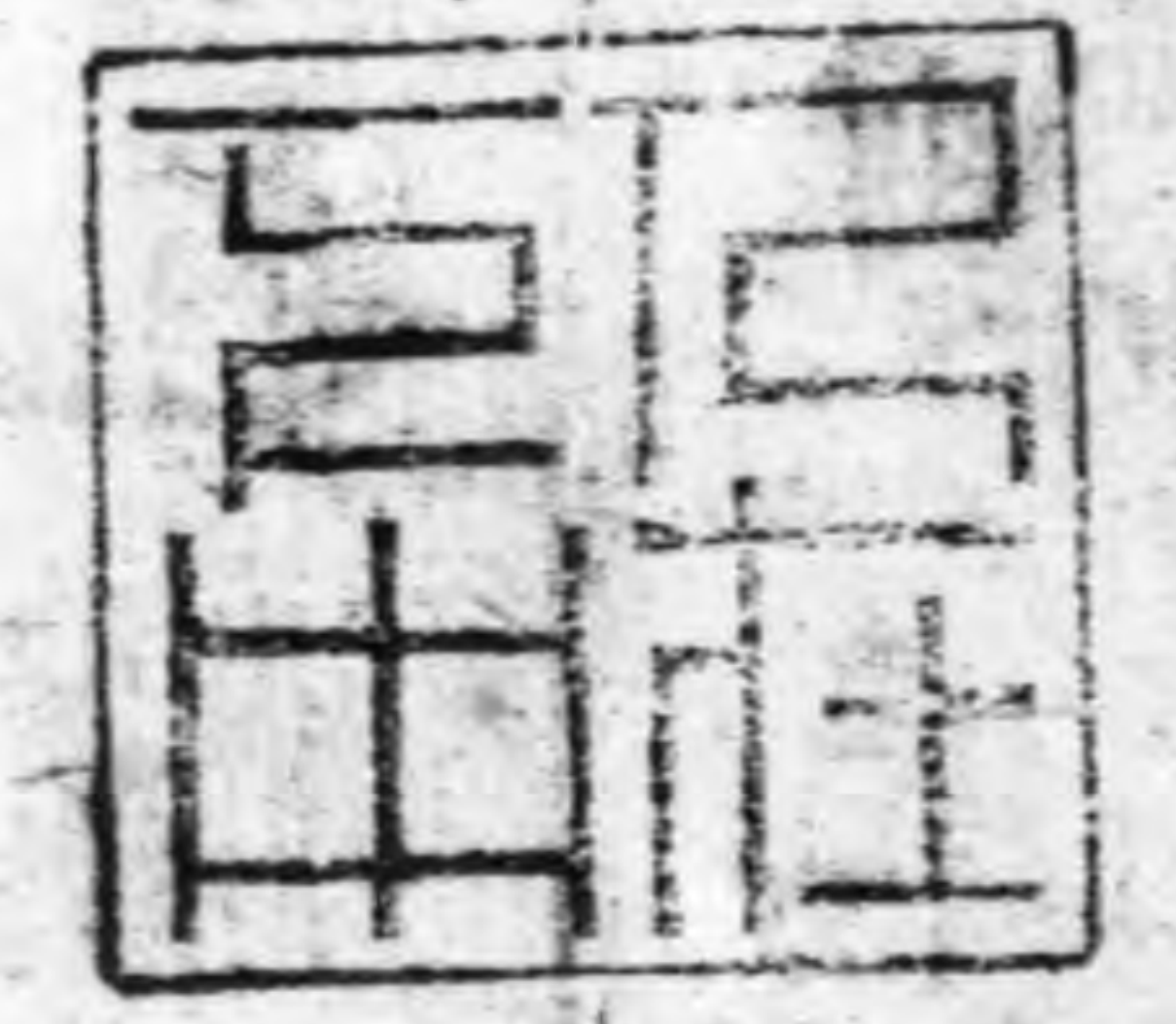
德威後見之聖人非有意也疏水樂  
在其中簞歌不改其樂孔顏之道遙  
遊也莊周惡堯德之大託為藐姑射  
四子以小之不然何不甘心于泮緝  
統而羨夫鬻不龜手之藥受封也堯  
之于舜家試以九男二女國試以五  
典百揆二十八載而後禪天下若是  
其重也何所見而謂致天下於許由  
所以正偽學爭名之失也其學切近  
精實是以評陳白沙狂而不足薛文  
清狷而有餘而王文成高第弟子鄒  
文莊相與講論不盡合當是時儒雖



陰用釋尚諱其名文簡守正學不變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至于今  
學者靡然從釋明以釋居儒之上崔  
清獻云學術殺天下士其禍方熾侍  
御馮仲好為文簡鄉後進取語錄行  
之四方庶幾正學不晦豈惟有功文  
簡已哉仲好屬余叙余少不學老耄  
矣第舉昔所服膺語冠之篇端以言  
語文字求前賢精蘊不勝說鈴書肆  
之愧而竊幸夫及門士有聞道後乎  
吾者吾從而師之可也

京山後學李維禎撰





刻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  
中興于宋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  
焉洪惟我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為令甲  
舉宋儒所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



謂

國朝為乾坤一小開闢詎不信然泰  
運登閱真儒蔚起而正嘉間我關中  
涇野呂先生充海內學者所宗為山  
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行心得  
中流出最透悟最精實真可與西銘  
正蒙並傳不朽者其有功斯道不淺  
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嗜好  
久而彌篤自此緜敝墨渝不離于手  
第原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為訂正  
分若干卷而以先生傳附于後燦然  
成一完錄矣舊名內篇今更題曰涇



野先生語錄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  
志而力未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  
余山房回言及先生語錄慨然鋟梓  
以廣其傳而屬余引其端公為朱晦  
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尤揭不遠復三  
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千載知己余  
不肖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  
邑侯脩齡楊公倡諸公為余建關中  
書院公甫下車即捐俸為書院置公  
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  
額請罷權稅善政覩縷造福秦人士  
無量是秦人士實受公講學之益矣



彼謂學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百姓  
者也又何恠哉

國朝理學甚盛而從祀

孔廟者僅僅四先生議祀典者僉以  
先生未獲從祀為缺典公今刻此錄  
表章先哲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

生語錄者尚求之躬行心得如錄中  
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負先生  
近不負我公殺青之意其翊我

國家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  
願與同志共勉之毋讓

萬曆壬子仲冬長安後學馮從吾譔



里先生詩金  
戶馮



題涇野先生語錄

後學麻城耿定向撰

明興弘正間鉅儒輩出其奧論閑議無論漢唐  
即宋理學稱盛亦遠軼矣顧論篤易與躬行難  
得論世者恒嗟嘆焉乃若清脩厲節抗志守道  
嶮然無可疵類者關中則有涇野先生云孔子  
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即先生生平操履證  
茲緒論猶可謂行過其言者耶余往聞諸學士  
長老述先生操行甚悉不具論論其大者嘉靖

涇野先生語錄



中夏貴溪恬寵負材傲睨一世顧獨欽心先生  
常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溼野其尊信也如  
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爲南京宗  
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噂詬貴溪先生乘  
間諷曰大臣誼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背噂非體  
文敏誤疑先生爲夏黨銜之已先生以滿考來  
闕下謁貴溪時貴溪柄國矣得先生甚歡亟欲  
援先生助已而數短文敏於先生至謂不可一  
日近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  
公茲爲國斂才卽當推轂霍君柰何以寸朽棄  
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已竟數  
歲不遷先生乃致政歸嗟夫卽先生之遇二公  
若此可謂直且諒矣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惟  
古休休大臣如此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言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余讀先生語錄旣  
卒業乃揭其行大都如此俾世君子考鏡焉  
隆慶四年冬十二月言日



涇野先生語錄序

門人進賢章詔著

夫君子之立言以明道也然必以立德爲本而  
言斯可傳也詔嘗慨夫世之立論者亦多矣迺  
或德之不立而徒爲新奇高遠之談則言雖工  
弗傳也雖傳弗遠尚安望其道之明哉蓋自濂  
洛關閩之後堯舜精一執中之傳湮孔顏曾孟  
之道不講于天下久矣吾師涇野先生振起關  
中方其盛年已大魁天下列職翰林納誨



經筵中間多見忤于時是故先後立

朝不逾五稔而家食者數年與群弟子講學于雲槐精舍于東林書屋樂其教者有紀錄焉嘉靖初以言官薦召用又以言謫判解州興解梁書院之教及與王端溪公往復問答而門人丘東魯王先祖輩皆有錄焉戊子春起仕南曹至今尚寶四方學者多從之講道于柳灣于鷺峯東所詔不敏幸分半席於門下爰與新安胡友大器金壇王友標洎諸同門者數百人日聞至

教親炙既久各紀錄之日積月累不啻數十萬言一皆道德之精微身心之至要爲學之大方經世之大務與夫天地鬼神之奧古今人物之辯巨細精粗之畢舉聖賢王道之具昭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鮮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朝廷之數言者非先生之謂乎况所言論皆因一時門人士友之問卽隨以答初豈有意於文惟至理中涵出言爲訓多擴前賢所未發於學者深有力疑者開之使釋



蔽者通之使明難者處之以易過不及者引抑之於中曲成而不遺中正而不艱廣大而有倫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先生之言一以至誠爲本以躬行爲急以憂世爲心鑿鑿乎皆身有之非徒言者故善觀先生者不於其言而於其德也此之謂合一之道也諸錄既備諸生及門雖甚久鮮得全見今年秋詔偕大器諸友叩請數四迺得徧觀而莊誦之竊仰嘆曰聖賢道統之傳盡在是矣間嘗與程友默張友重光

王友縉陳友昌積輩數子參互校閱大器諸友欲謀刻之以公於天下後世而先生之志則甚不欲傳也然先生之心每惓惓然欲天下之人同歸於善道斯慰也世有至寶豈能終韞而不爲傳世之器哉矧不惟是五經四書洎諸子史皆有以闡明之精義奧旨有釋是皆足傳於世不在語錄中若夫先生之道德文章完名茂實則固天下人能知之天下士夫有公論在汙不至阿其所好也



涇野先生語錄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十二月吉日書於蕪湖舟中

涇野先生語錄序

門人泰和陳昌積著

昌積讀夫子語錄至拳拳立誠居敬之訓曰嗚呼是可以觀躬行矣夫立教者未始不先其亶亶者也然行質而言華厥亦本末之理孔子上聖猶傷其行之不逮也乃曰文吾猶人而躬行未有得斯固未易一二與淺學論也鄒魯尚矣宋興二程紹學濂溪志士比介惟尹游楊劉稍能以躬行寤寐其師以故曠然發矇所詣甚偉



其他諸人實有張弛覺有早暮不免來扶於言  
鑰於是有所謂答問者矣然他日竟厭之也且  
曰賢輩在此只學某話說噫其故可知也子年  
十七八既夢見明道東萊升階質疑夫世殊若  
此所居如彼而獲夢見何也蓋志至夢赴自然  
之應程子曰孔子夢周公則聖人存誠處信以  
傳信又何惑焉今天下談子之學或云粹行不  
貳甚似明道或云擇地蹈之志在竝生頃昌積  
事子於鷲峯也則見其被服歡飲談默容止與

衆酬物細忽渺窈咸兢兢所以爲學而日焜耀  
宏茂也可不謂內明外莊鞠躬君子哉至授門  
人則各因其資質所近才力所盈縮而裁成焉  
非不默傳艱其人也昌積來學也晚意念悼忽  
嘗從章宣之侍子子因問仁體兩人對各泛常  
子父乃言曰宣之質甚篤實但過計科第陳生  
質稍穎恨太鶩露故吾正好不違恤其他宣之  
之仁體也聰明睿知守之以愚陳生之仁體也  
蓋各省諸兩人如教而往踐焉則頗令彼此之



身成免不祥且損內疚矣昌積愚乃然而况賢者躬行大較此又彰彰著明也於是更從諸同志備錄凡門人所問子答及六經括釋并口授門人指要萃爲帙欲一究諸根本惡覩世俗間於大較猥持揚浮長短之說競勝自遂哉後有同志自省覽焉

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仲春望前三日

涇野先生語錄序

門人微歛程默撰

默凡再稟學涇門於鷲峯東所得諸語錄讀已迺載拜稽首爲之說曰是紀也其紀夫子之所言乎夫子之言平正通達會道之精根諸行者也豈特言乎抑紀夫子之行純懿端恪立道之極宣諸言者也豈特行乎夫言行一道也言者心之聲也行者心之爲也心者道之蘊也心與道一則言即行行即言可以差殊觀哉是故言



行一致則舉邇也而遠寓焉舉卑也而高寓焉  
不離夫人倫日用之常而天地鬼神之奧盡焉  
是爲言行合一之學是所以爲道也是道也孔  
子嘗教諸門人矣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爲孔氏之教也而諸門人有若子貢者且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夫子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是岐精粗離言行而二之者也夫文章之顯  
設其非性命之微乎乃行之敦篤其非言教之

精乎一貫之喻孔子所以成賜也故又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天則不  
言而信道之出也默而成之人所以進於道蓋  
將擬天也爲學而至孔氏則一天矣又何待於  
擬哉賜也能求言於行求性命於文章則亦其  
庶幾乎是錄也其孔氏之傳乎其夫子傳孔氏  
以教人乎若曰特以語言求其亦賜氏之得聞  
文者乎今之學多事言而遺行事虛而遺實病  
更荒於賜也紀錄者其亦有憂世之心乎是爲



序

嘉靖癸巳春三月望日

涇野先生語錄目錄

卷一

雲槐精舍語

東林書屋語

卷二

端溪問答

解梁書院語

卷三

柳灣精舍語



卷四

鷺峯東所語

卷五

鷺峯東所語

卷六

鷺峯東所語

卷七

鷺峯東所語

卷八

鷺峯東所語

卷九

鷺峯東所語

卷十

鷺峯東所語

卷十一

江北途中語

卷十二

太常南所語

鷺峯先生語錄



卷十三

太常南所語

卷十四

太常南所語

邵伯舟中語

卷十五

太學語

卷十六

太學語

卷十七

春官外署語

卷十八

禮部北所語

卷十九

贈別諸門人語

卷二十

贈別諸門人語

附錄



涇野先生傳

涇野先生語錄卷一

雲槐精舍語

濟寧李繼祖學於雲槐精舍聞士焉先生曰士有五貴天地之氣生物則均也獨厚於士是故不爲草木鳥獸爲人一貴不爲夷狄人爲中國人二貴不爲中國人之女爲中國人之男三貴不爲中國男之農工商賈而爲士四貴夫爲士則上可以爲堯舜周孔下可以爲顏曾思孟五貴繼祖曰自今敢不自貴以即



鳥獸乎

周生問治亂之故先生曰中人而與君子爲友則爲君子中人而與小人爲友則爲小人世多中人不擇友故治日少亂日多

何子仲默曰今之談道者猶作文之無益也先生曰言於是行於是者有矣不言於是行於是者未之有也且舍是而不言忘言則不能亂言則不敢

用問鬼神先生曰三代下知鬼神而敬事之者其邵堯夫乎故其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於戲此君子之所以慎其獨也

劉子靜齋問爲治先生曰社學習琢句而廢洒掃禮樂之節大學習程文而廢正心修身之道欲天下之治未見其有日也

卧碑有里選之實監規有賢良方正之意提學考文而不問卧碑司成撥歷而不問監規欲得真材以成治不亦難乎



叔用問尹和靖記程正叔語曰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也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如何先生曰此或其偏辭也夫富貴榮達而不學鮮不斯淫矣

天下有道諸司崇禮天下無道諸司崇法

士問孟子哀曠安宅舍正路者何先生曰仲尼以夕死爲可子輿以偷生爲哀死也猶弗死也生也猶弗生也

曲沃楊杲曰友有娶妻於他縣者女在途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喪而不返夫則居廬終喪而婚禮也。今子之友奚爲也曰婦居喪於室。夫居廬於墓。曰善哉。可與幾禮矣。耕田不深無高稼。治學不深無端行。

學者有畏嫉於俗而欲爲內方外圓之行者以問先生曰夫內方外圓者大賢以上事也。初學而然爲人喪已甚矣。夫內方外圓者乃德盛後見之亦非聖人有意於內之方外之圓也。學者改之。



江野先生詩金  
霄問何子仲默先生曰其詩有漢魏之風是可  
取也其文襲六朝之體不可取也然其人則  
美矣問李猷吉曰爲曹劉鮑謝之業而欲兼  
程張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矣問康德涵  
曰漢馬遷之材也其學之博猶未逮耳問馬  
伯循曰見善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  
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以同政矣

利刃雖割易缺利口雖辯易沮君子養德以爲  
貴

先生謂詩曰漢光武至富貴也嚴子陵至貧賤  
也後世論光武猶有貶論嚴子陵無不褒故  
君子貴立志

詩問逍遙遊不亦樂乎先生曰不然周惡夫堯  
德之大也托爲藐姑射之四子以小之耳故  
曰鸞鳩斥鷃笑鯢鵬朝菌蟪蛄笑靈椿其忿  
嫉孰甚焉不然彼宜甘心泮泮統矣奚羨夫  
鬻鬻不龜手之方以獲裂地之封執大言不能  
蓋其情其是之謂歟若夫蔬水則樂在其中



簞瓢則不改其樂斯孔顏之逍遙遊也

夏子曰今之不知時務而好談經者皆腐儒也  
先生曰六經盡時務也第讀經者弗知耳如  
其知經也必不敢背經矣

右門人白米廉介錄

先王制服止於五者義也先王制刑止於五者  
仁也不義則情不能行不仁則性不能盡仁  
義者先王處死生之道也

詩問史約之作何謂也先生曰尚書春秋上世  
之經也志詳而事畧不兼其傳大賢不能達  
其故秦紀漢書以下後世之史也事詳而志  
畧不裁其蕪白首不能舉其悉

季聰問巷伯刺幽王寺人傷於讒而作者何先  
生曰讒至是則無人之可容矣故節南山正  
月十月之交見幽王用人之失也雨無正小  
旻見用謀之失也故小宛雖百姓亦懼其禍  
矣是皆本于讒也故小弁讒及妻子也巧言  
讒及大夫也何人斯讒及公卿也巷伯讒及



寺人也故谷風以下言其亂

伊問昔者堯請致天下於許由有諸先生曰此莊周自大之言也堯之仁知如此其神天也舜之孝弟如彼其聖賢也堯猶家試之以九男二女國試之以五典百揆積二十八載而後禪聖人之傳天下若是重也許由而讓天下可謂棄碩果於鷓鴣投玉食於偃鼠則亦不仁且知矣

雷問明先生曰窮理而已矣問公曰循理而已矣

求安莫如治病求善莫如治過病去則體安過去則行善

壘問君子之所樂如何先生曰君子有五樂皆三樂之緒也一日方正自遂為國作紀二日履經奉典為國作士三日廉淑別慝為國作官四日教行政安為國作民五日垂勳昭親為國作風

先生謂霄曰吾未見甘貧者也居翰林而見何



子粹夫馬一布袍六七年

先生曰罪莫大於妨賢惡莫極於非聖陳詔曰不有不忠之罪大乎不有不孝之惡極乎曰惟其妨賢而后天下之爲不忠者衆惟其非聖而后天下之爲不孝者廣故罪惡止於身者小及於天下者大

繼祖問宋齊梁陳之不振者何先生曰鮑謝江孔徐庾沈謝爲之也曰數子詩且文曰茲其所以不振也其志與道可悲矣使天下隨風而靡者其誰乎且其反君事讎正與後世馮道等又何足與論詩與文哉

右門人渭南張伊錄

先生遊雲槐謂高璽曰學者有三多有四寡璽曰何謂也曰寡言則行力寡動則靜深寡交則業專寡欲則理明是謂四寡多學則德積多思則幾研多就吉人則爲之也易是謂三多

先生曰端居暗室終年而不外想者斯其人可



以入市朝

先生曰孟軻董仲舒之後得道之深者其惟隋王通乎若在孔門當雍商之間矣介曰續詩續書人咎其僭經中說人咎其擬論語者何曰詩書不續何以見後世之衰爲來學告邪若中說多發前人之奧其行則王子之志也其文則薛收姚義之筆也可盡議乎

介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先生曰自顏子始學顏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先生曰林慮馬敬臣予之畏友也弘而正益之以信斯可與窮理溫而恭益之以義斯可與盡性明而審益之以果斯可與知命

先生謂伯需曰某少事周垣曲其洒掃應對之節可得而聞矣童事樊河陰其勤勵儉約之風可得而聞矣弱事高龍灣和獲嘉其溫恭慈祥之懿仁厚無爲之度可得而聞矣壯事



孫大行其嚴毅持正之矩博大英銳之範可得而聞矣然今皆未能有一存焉如之何其勿思也

先生曰志在榮身者未必能榮其身志在榮名者未必能榮其名故君子以正心爲本務實爲要

崔子洹野曰今有擬經爲言者人皆譏其非先生曰擬經而言必擬經而行矣如其行之戾經也人之譏也宜矣且今爲詩者擬李杜爲文者擬韓柳人不以為非也擬經而譏何哉易不云乎擬議以成其變化

欲蔽仁利蔽義何以去欲無物何以去利無我無我然後能正物無物然後能正我故仁義者君子之所以參天地也

先生見竹林七賢圖嘆曰在國無君在家無親在前無魏在後無晉在朝無政在鄉無俗者七子也

董仲舒漢之醇儒也其初有功于孔子之道者



平孟軻之後邪說又息孔子之道大明于世  
自董子始

先生謂舜謨曰君子正其體而後觀衣裳之章  
奠其室而後觀山藻之飾志不足而榮華其  
言難以適治矣王仲淹謂陸機文予不信也  
不然何父子兄弟皆不保乎嗚呼道不足而  
攻文者可以戒矣

右門人高陵高壘錄

東林書屋語

先生謂叔用曰師友之功誠大也渭南薛公之  
學某以為所自得也嘗遇于長安僧舍而叩  
馬公曰敬之以蘭州周蕙為師陝州陳雲達  
為友夫周有朱壽昌之行陳有程正叔之志  
乃然後知薛子之學矣擇師選友其可易乎  
先生謂介曰予聞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錦關  
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亡  
矣夫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  
先生謂薛生曰河津薛德溫先生直內方外果



敢自取可謂得魯齋許子之傳矣蒲州衛述  
先生學于河津先生忠信無詭可透金石可  
謂不愧乃師矣予聞諸蒲州王紳先生云  
世用問文之不明者何先生曰行之不篤也久  
矣何謂也曰學之不講也久矣安得講學之  
人與之論行乎安得篤行之人與之論文乎  
李立卿曰陳白沙幾乎崇效天薛文清幾乎卑  
法地矣先生曰智崇亦由禮卑禮卑亦由智  
崇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二子之道其未  
之能習也然而嘗聞其大節矣白沙狂而未  
足文清狃而有餘由孔子言之皆可以入道  
始學者如趨焉文清其正矣

右門人高陵權世用錄

先生謂周官曰先君子臨喪必能圖其終臨祭  
必能格其神臨訟必能辯其疑臨譜必能知  
其故臨患必能圖其安予當事不能酬必責  
予曰汝所讀書奚在邪故馬谿田謂先君子  
不言而躬行



右門人高陵吉士錄

劉子曰晚宋群臣遇難皆避去太后下詔切責至以無顏見先帝于地下為言及論守節而獨稱李復侍郎一人然則宋人材何以寡乎先生曰死難之士安石輩皆逐之于前矣避難之士皆至矣又何以責其不死乎故張敬夫曰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直言敢諫中求之官問孔子奚不論日月雨雹先生曰昔在子路問事神夫子且不對曰未能事人夫聖人論人如此其亟也人猶舍而求之渺茫如聖人而論日月雨雹也後之流弊不可勝言矣然其言人即言天也言天即言人也故春秋紀日蝕雨雹水旱霜雪皆為言乎人

洙問外想難絕先生曰心無主則客邪交侮矣又曰以其可想換其不可想何以有主也曰禮義浸灌耳比其久也心與理一雖有客邪不能入矣

官問揚子雲曰通天地人之理謂之學先生曰



子雲焉知學何謂也曰蒼蒼者豈天理茫茫者豈地理哉惡乎學曰通人則通天地

右門人高陵崔官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二

端溪問答

問人之吉凶凡以善惡而已故吉人而罹災是曰反常凶人而獲福是曰不祥然君子之為善則豈以是為忻戚哉今不然聞鴉噪則以為凶為憂聞鵲噪則以為吉為喜嗚呼其亦異乎曰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凡天下之道只貴知止能知止聞鴉噪亦不憂聞鵲噪亦不喜



問天下古今莫難者相知莫難者相信夫以  
聖莫如周公有何不足信者何必至風雷之  
變然後釋也則夫不如公者可知矣吁是宜  
眼底紛紛者衆也故人知不如自知人信不  
如自信曰惟赤鳥几几好觀若常人雖微風  
輕雷亦駭然矣

問千古聖賢心事與天地萬物萬事之理無不  
賴文字以傳所謂文字如六經四書之類是  
也故嘗竊料人固不可專靠書冊舍書冊亦  
豈所以為學邪曰顧觀之者如何耳

問家難而國易固然家之難化莫如婦人雖怨  
吉之道也至於婦子嘻嘻非所以肅內範也  
故曰終吝其必防之於未然乎故曰閑有家  
志未變也治國基之矣曰防亦未盡纔言防  
便骨肉間隔大要其身正與行道耳

問長江之上大海之濱風波之險可畏也至於  
風恬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鳥飛鳴其中若  
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鳥亦忘



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若平且易焉已矣  
而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為風波之險莫大焉  
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只看如何  
平易平易一差恐靡然矣

問孟子所謂勿忘勿助只是說自然而已蓋忘  
則涉於無情助則出於有意也曰勿忘亦非  
自然蓋自強也功夫全在此

問天下萬事精於勤荒於嬉如張東海以草書  
名一世亦自苦心中來向使移此心以學道  
其何精與之不造乎曰豈惟草書哉雖詩與  
文亦然若苟有所志雖草書亦無妨

問今之所謂僧非墨子流乎所謂道非老氏流  
乎故孟子於夷之斷曰二本孔子於夷侯斷  
曰老而不死為賊善斷二氏之病者莫如孔  
孟也曰孔孟斷二氏於未害之前故難今所  
見者蓋流弊也

問人必心平氣和而後可以處事心平則理暢  
氣和則辭婉是故可以動人矣曰心平氣和



非為欲動人為也

問天下智者少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嘗私論小人有不可測之奸君子有不可欺之明持明以照奸則小人無遁情矣然尤君相之所急者也曰知有三要一曰無私二曰無惑三曰無自狹

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時體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泛應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為成德孰禦焉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處靜却甚難能于靜則于動沛然矣

問孟子謂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此語極有力在吾儒尤不可忽也曰學者終身事業只是一個誠與義反之則市井盜跖耳

問心其太極矣乎心之動靜其陰陽乎心之四端其五行乎故君子莫大乎養心曰養心是學問根本不知將何以為養耳願端溪子終



教之

問呂刑可以示用法者酒誥可以示嗜酒者二  
典三謨可以示望治堯舜者禹貢可以示治  
水者湯誓可以示創業者伊訓顧命可以示  
守成者大誥多方可以示化服梗叛者故致  
用莫大乎書也曰事雖有異道無不通只酒  
誥豈不可以望堯舜哉

右門人解梁丘東魯錄

解梁書院語

東魯光祖因述西渠為御史時事先生曰真御  
史也所行皆經術今安得有斯人乎問崔涇  
野曰其人聰敏每見之得聞所未聞不覺除  
去惰心蓋博古通今之士也問穆玄庵曰雖  
好佛學然其行則忠信端正士也問馬柳泉  
曰溫恭純良通達國體但或有似老氏處耳  
德在言先者其言亦易喻言在德先者雖三令  
五申莫之能聽矣行在文先者其文亦易明  
文在行先者雖縞章繪句亦無所於用矣



孟子先生言金  
卷二  
丘子孟學曰舉業之溺人與佛之溺人一般先生  
曰就溺中不為所溺方是登岸

先生常勉學者必以聖賢自期不要把自己家當  
做草木類行坐常思自己終身做如何人也  
如此激昂必至廢寢忘食

先生一日夜坐仰山堂使諸子各言志之所欲  
耿重光對曰欲輕外物明義理曰凡人義理  
不明正由外物牽制耳使常重在義理外物  
即退矣丘東郊何如對曰讀書常欲為己曰

為己不同若獨記文字欲不使人知及考試  
則在人前邪對曰否曰是不好勝不矜誇不  
圖利為己乎對曰然曰若是好用力也張泰  
何如對曰欲求一實字曰只欲實幹舉業亦  
不是實必以聖賢之實自體貼方是實耳王  
玉旻何如對曰欲期至遠大曰當自實與為  
己做起工夫至大而至小至遠而至近可與  
郊泰切磋也蓋為學須求良友講論勸戒方  
有進若自家誦讀終無所得



先生夏縣禹廟記言禹之所以為禹其要在拜  
昌言每令先祖輩熟讀以自廣

先生嘗稱潞州仇時茂有古王烈之風

先生在書院時常夜隨擊柝者以觀號見安逸  
或寢者旦責之曰與汝是地為逸乎與汝是  
屋為寢乎且汝有是身止於工文詞謀科第  
以為人乎抑亦求汝身之所始思汝心之所  
終觀天地之不息念父母之所生明無人非  
幽無鬼責以求不同於秋草者乎先祖一日

誦之曰此言聞而不感發者非夫也

先祖曰有司尚貪酷固百姓之不幸也亦彼子  
孫之不幸也先生嘆曰貪酷者無以為得計

右門人解梁王先祖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三

柳灣精舍語

問友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善人甚難處先生  
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能憐憫便會區處  
如妻妾之愚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  
此仁智合一之道舜欽並生張子西銘具言  
此理但千變萬化處非言所可盡也

問為學只不間斷好先生曰何以能不間斷曰  
責志曰此亦是第二層功也其要只是能知



耳能知得便會顏子之欲罷不能也則何以謂之知曰如體寒思得衣以煖腹饑思得食以飽是知也因問焉能得知曰在默識自省耳曰此固是要法若隨事觀理因人辨義讀書窮理皆不可缺故曰致知在格物

問屢空之空只是虛字若言負恐小了顏子曰屢負亦非小事知破此便尋得仲尼顏子樂處也

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邪

光祖曰陳寔郭泰管寧陶潛四人皆傑士也敢問孰優光祖欲學焉孰從先生曰大丘有仁之量林宗有仁之材以言其錫類則均也幼安有仁之信淵明有仁之智以言其仗節則均也子欲學守身無如管陶子欲學及人無如陳郭然必有管陶之節而後有陳郭之用斯四傑吾不能為之優劣

或問曰左傳有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若孔



廟顏子曾子子思皆先父食也不知當時何  
所據以行之乎光祖不得答敢問先生曰別  
立廟以祀無絲點鯉斯畫善

光祖曰李泌初見肅宗于靈武謀議政事而不  
受其官此亦罕有事也後雖受官及克復兩  
京即懇乞還山似與張子房事同敢問其心  
何如先生曰方是時也使內無李泌則子儀  
光弼不能成兩京恢復之功猶高祖之日內  
無張良則蕭何韓信不能立平楚定齊之烈  
見榮而不貪好謀而能成有功而不居其何  
所為哉夫泌也將亦唐之張良乎

光祖曰周禮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  
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或謂劉歆附益佐王莽  
者朱子曰規模皆是周公做但言語是他人  
做斯數說者敢問何家為的先生曰朱子之  
言是也但云言語是他人做恐不然非周公  
不能有此筆力也細玩之如畫工然物物而  
得所試體之如治家然人人而遂欲然必君



臣一德者斯能舉而措之耳林氏何氏諸說將無有見於新莽宇文周輩之為者而立論乎又曰周禮亦有周之後王添入者如今之會典然

右門人解梁王光祖錄

嘉靖六年夏胡大器初謁先生於柳灣精舍問書冊浩繁可常讀者安在先生曰當先精通其大者但看書必要體貼見之於行可若只為博覽記誦安能不患其浩繁耶

大器問行先生曰禹無間然只在菲飲食回稱為賢只在簞瓢陋巷不改樂處今學者只去其一切外慕無所繫累方為實學只今夜之言果能行之以之立身而宜以之為政而善無往不可若傳不習雖講一年也不濟事耳力行甚難苟非操存為之不已則心機又由熟路走了須努力過此關

問今之講道學者先生曰雖則幽深玄遠但我有捷徑法只做得不耻惡衣惡食便是道學



諸友有厭坐監之久者先生曰昔弘治間與馬  
谿田四五友在大學或共屋讀書或一寺習  
禮或面規其過或陰讓其善或問學于舜顏  
或求法于 祖宗或論世于千古冬不辭  
寒夏不憚祁暑若是者蓋四年也今諸君數  
月而出監猶以為久乎

先生嘗謂大器曰看書先要將已心與日用常  
行比合其見自別

大器問明道伊川皆大賢也初學何先生曰  
當學伊川嚴毅方正為是若學明道和粹而  
工夫不至熟只見燕朋日日往來不絕忽不  
知歲月之將至然學熟後便是明道也

或患義理難明曰凡人義理不明只是外物牽  
制去牽制處義理便明矣

昔蘭州有守墩軍姓周名蕙字廷芳初讀大學  
有不知的字講問於秀才其後將中庸語孟  
及五經盡讀之有得於心遂以程朱自任有  
鎮守恭順侯吳某請他教學周辭曰若使我



守墩就去決不去往教其侯亦不能強遂親  
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又有鄭安鄭寧二樂  
人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  
人至於此

先生謂大器為學隆師取友變化氣質為本渭  
南有薛敬之從周先生遊常鷄鳴而起候門  
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後歲貢過陝  
州聞陳秀才雲遠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遂  
拜訪其家問曰何以得此門戶陳曰我常事

父母有忿聲一日讀子夏色難章自悟即改  
其行薛嘆曰此吾良友也遂定交而去  
私欲陷人殺人如谿澗如虎口也過此便是天  
理坦途矣

先生有感謂先祖大器曰學被功利之徒陵夷  
久矣汝二人當翻然改舊習學聖門顏曾思  
孟早夜參前倚衡如羹見堯如墻見舜甚無  
為俗所移因問君子儒曰在志道據德依仁  
小人儒不過藝而已



大器問詩可學乎先生曰聖人可學况詩乎但不可溺耳

有客談為臣者多好復私讐何故先生曰只是未學大臣當以事為天下事當以言為天下言又先要正君心為本昔周公編草萊求賢如不及安得有讐可復雖漢唐之世亦有能用讐人者

先生聞學者往來權貴門下乃曰人但伺候權倖之門便是喪其所守是以教人自甘貧做工立定根脚自不移

先生謂大器曰汝朴厚雖好又要激昂向上不然則徒朴厚雖不失於善人亦不能升堂觀與

先生因人專務于高談曰在陝有一秀才不肯讀書每日高大議論則誨之曰可讀五經對曰此是記誦之學也曰不然心存方能記得與聖賢通不然讀經如喫木楂同橫渠亦曰五經須常放在面前每年溫誦一遍况學者



乎

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語默皆是學

問五經四書孰後再看何書先生曰行後方能熟雖不治他書可也

問作文先生曰須要思想通時如水渠通開流到處都是道理不思想雖眼前事見不得凡文字躬行中來方有味

問接人妨功曰好人多接幾箇何妨因他之有餘知已之不足無往而非學若燕朋燕友非惟無益而損接此等人便妨功

問讀書玩物喪志如何先生曰此程子有為而言恐人口頭應答苟以心思之以身體之何有玩物喪志但恐讀之不熟不精耳

先生講罷謂諸生曰某之言論不可以為是必合之于心與理安方為是

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已之是非

問動心如何制得住曰人之動心一日或有一二至到渾然無欲處方無了須於動處一刀



江野先生詩金  
卷三  
斬截歸天理乃定也

問處世甚難曰處家處人當使仁讓有餘自處  
宜淡薄無處不好

右門人休寧胡大器錄



聖